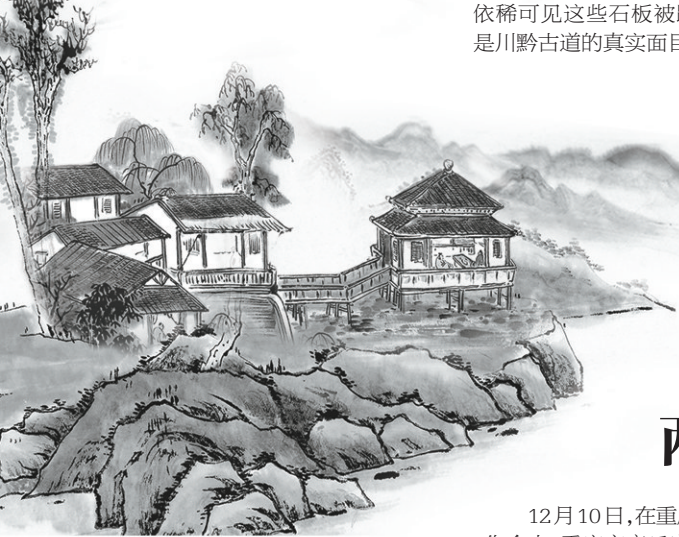


秋冬季节，金佛山的气候变得极为温和，似乎一只软绵绵的玉手，触摸着人们的肌肤，舒适得很。10月末，我与一众驴友决定去走访观音岩驿站，去寻找那一段川黔茶盐古道的印记。

观音岩驿站是川黔茶盐古道上的一个重要节点，往北可以通达南川老县城去往重庆府和木洞长江码头，往南则可以去往贵州，甚至可以通达大海，是古时大西南重要的跨省驿道。这条古道，承载了数百年川黔边交通和贸易的繁华和文明，埋藏着多少悲欢离合的故事。

从南川城出发，经大铺子、三泉到半河，可以望到远处龙崖城的雄壮，以及龙崖飞瀑的飘逸。这一段路，是川黔古道上著名的“四十渡”。古道去往观音岩驿站，必须从此溪谷中穿行。在没有桥梁和公路的年代，行人须从溪流两岸往复四十八次，才能穿过这道峡谷，故称之为“四十八渡水”。半河，就是因为正好位于四十八渡之半而得名。民国《南川县志》记载：“过半河场，左右两岸石崖相逼欲合，中裂一缝，水行谷底，上穹下削，腰不可栈，趾不可梁，历四十八渡。”到了现代，公路和桥梁的建设，我们已经不再涉险渡河了。

过了半河，仍然找不到一丝古道的痕迹。据当地村民讲，须从陈家沟方向上行，便可找到古道。104省道和银白高速在这里交织，而



老/重/庆

古驿寻踪观音岩



余道勇

四周的山峰，大大小小、远远近近，纵横交错。

远处层层叠叠的巨大页岩，如一摞摞天书堆积和分布在翠绿的山体之间，似乎在告诉人们，这山水、这峰岭便是一个厚重的藏书馆，这里面蕴藏着读不完的故事、看不完的天书。因此，这里也叫做“万卷书台”。

古老的石板路已很难找得到踪迹，而且由于多年无人行走，古道早就被各种茅草和荆棘掩在山林之中。我们从一条机耕土路步行到陈家沟，可以远远望得见观音岩那高大的岩体。我们以此确定古道的路径。陈家沟是一个小村庄，因排危而搬迁了，村庄房屋已经拆除成为废墟。

在废墟后面的一条小沟旁，我们终于发现了石板路的痕迹。沿着石板路走不了几十米，便又被茅草荆棘及枯树残枝挡住去路。我们以手护额，弯腰弓背，跨越障碍，避开芒刺而行。越过三四道“封锁线”，才发现一段较为完整的石板大路，路约一米多宽，蜿蜒曲折。左边是溪流潺潺，悦耳动听，右边是山岭绝壁，畏途巉岩。青石板上积满了浮尘和残枝败叶，但依稀可见这些石板被踩踏得光滑亮。这就是川黔古道的真实面目。

我们欣喜若狂地欢呼，以为这样一直往上走去，便可以顺利达到观音岩驿站。但是我们高兴得太早了。再蜿蜒而上两三百米，路越来越窄，我们硬着头皮往荆棘丛中钻，以为车到山前必有路。然而我们错了，前面已被浓密的灌木丛堵得走投无路了。我们只得回头。在折回数十米后，从左侧一条小路向着山上的方向前行，才找到了正确的路径。

再往上，汗水湿透了衣服，芒刺划破了手臂隐隐作痛。已经可以望得到人们平时打卡的观音岩巨大岩体了。我们站在一处山坡上远眺，对面山坡上层层叠叠的页岩，积石为峰，如巨幅天书重叠。山谷的凉风，一阵阵吹来，汗水变得冰凉。古时的茶盐山货，就是从这里穿越千山万水，从而到达寻常百姓家里。

再往上走数百米石板路，终于到达观音岩。这一段不足三公里的古道，我们用了两个多小时才走完。观音岩是一块巨大的凸出向前的岩石，如一个巨大的屋檐。也许在古驿站之前，人们常在这岩石下面遮风挡雨，在这里祈求一路平安。于是有人在这个巨石下面建起了观音像、观音庙，以此来护佑行人的平安。观音像前面立有两根方形石柱，石柱的侧

文/艺/范

两代艺术家的责任



杨柳

12月10日，在重庆市文联推进文艺创作工作会上，重庆市音乐家协会副主席、诗人、词作家梁芒在交流发言中说，他这个月要写30首歌，这是他的极限。他从9岁开始写诗，20岁开始写歌词，今年56岁了，还在写。支撑他为人民群众写作的，是责任。这责任，也是支持他继续创作下去的力量。在每一个重要时期，他都到了第一线，发自内心地创作，每次都创作十几部作品。几十年沉浸在音乐和诗歌创作里，如今一共写了多少歌，他已经不记得了。

总有人要读诗歌的

梁芒的父亲梁上泉先生今年94岁了，他也不忘记一个艺术家的责任。作为一位老文艺工作者，他始终是一个战士。他这一辈子，都是在看书、写东西。跟别人交流，谈的也是诗歌和他的创作心得。他随时都带一个本，只要有一个心得，马上就记下来。儿子跟着他的时候，他也是跟他说创作。梁芒说，父亲一生写作量极大，作为儿子，他还不及他的一半。梁上泉先生80多岁的时候，长了眼底黄

斑，视力急剧衰退。但他还在费劲地看书。儿子说：“你再看书，眼睛很快就再也看不见了。”这句话吓着老人家了。但他还是坚持写，坚持看，并出了一本厚厚的著作。好多人问梁上泉先生，包括他的夫人也问：“有人看这些东西吗？”他就说了一句：“总有人要读诗歌的。”

去年《小白杨》发表40周年，梁芒陪父亲去了“小白杨”旁边的那个哨所。他想再不去的话，父亲可能就记不住了。当时哨所那里有好多人，还有很多游客。梁芒陪父亲站在那里，梁上泉先生很平静。他能记住的，就只有“小白杨”那三个字了。他指着那三个字说，那是他在什么时候写的。哨所的人请他留下几个字。他有点慌，但还是鼓起勇气，小一白一杨。一笔一画地写。写完之后，就再也没有写过字了。

一直在路上

有一天，梁上泉先生很平静地对儿子说：“梁芒，我看不见了。书看不见了。”做儿子的那一刻特别伤感。他觉得父亲一辈子的“看

面上刻有莲花、吉祥鸟和神兽等图案，做工很讲究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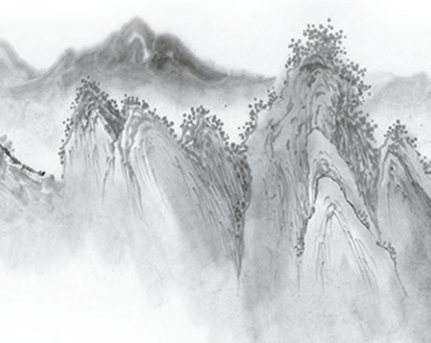
从这里往上百多米长的台阶，是观音岩驿站的街道。街道两侧房子均为砖木结构，一层或二层，屋檐下有廊道。街面全是青石板铺就。这些房屋，便是过往挑夫和商客歇息过夜的栈房。沿石级而上，我似乎穿越时空，脑海里呈现着这样的场景：身背百多斤货物穿行在古道上的人们，身穿无袖短褂，头顶白布头巾，脚上是露出趾尖的草鞋，他们的吆喝声，渐行渐远地消逝在时空的磁场里，成为历史。

据有关史料记载，观音岩驿站是重庆经南川去往贵州道真等地的必经官道节点，形成于清代中晚期，现存街道铺面建成于民国初年。1938年，国民政府在南川建金佛山垦殖场，观音岩成为垦殖场第一垦区，招募大量外地民工上山垦殖，种植水稻、玉米等作物以及推广种植抗疟中草药常山。

在观音岩生活了一辈子的谭姓老人介绍，过了观音岩，古道一分为二，左路经崇岭岗、小河场而东去往贵州道真等地，右路则经马嘴、石梁桥往西到大有、庞官渡去往正安、桐梓等地。

曾经的繁华褪尽，观音岩现在的交通功能不再，留给游人的的是无尽的想象。观音岩驿站，与众多的古驿道一样，既是我们走向远方的休憩港湾，又是我们从远方回家的希望寄托！

（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）



见”，就结束在汉子里，结束在书本里了。他生了病，被送进医院抢救。那时候他已经不认识人了。恢复过来后，就有了一个习惯，夜里穿着鞋睡觉。照顾他的阿姨说你干吗呢？他说：“去采风，马上出发了。”他的思维，就一直停留在采风创作里了。

儿子去看他，他也不认识了，他谁也不认识了。梁芒就告诉他，要出去采风了，去涪陵或者西藏。他就连连说：“可以可以”，特别高兴。除了采风创作，再没有让他情绪起伏兴奋的事情了。

责任的传承

是什么一直在激励一位老艺术家？是责任。这责任，梁上泉作为父亲没有对儿子教导过。关于创作，他也没有教儿子怎么写，甚至从没有交流过。他一辈子就用他的行动，用他的勇气，用他的爱，用他的一切，给了儿子关于创作的教育，关于艺术的教育，关于责任的教育。

这个责任感，一直激励着儿子梁芒。让他时刻保持饱满的创作状态。只要他还能写，只要还有人需要他写，他就以最大的热情，倾注真情实感去写。因为，艺术是值得以自己的生命去付出的。（作者单位：重庆市文联）

诗/绪/纷/飞

江津地理楹联一组



刘光敏

题四面山望乡台瀑布

绝壁千寻飞白练；
深林五色映长虹。

题会龙庄

栖凤回云，百尺碉楼追往事。
会龙隐雾，三重古苑蕴奇观。

题圣泉寺栖清书院

书院栖清，中兴相国于兹出；
圣泉蕴秀，大雅遗风自古薰。

题龙门滩

巨石横梁，整背卧时滩险阻；
飞舟渡水，龙门行处路开通。

（作者系江津区作家协会副主席兼秘书长）

生/活/随/笔

抓鼠记



吴凤鸣

刚进办公室，就发现放桌上的奥利奥饼干没有了，包装袋掉在地上。“办公室有老鼠。”我心里做出第一反应。同事帮我拿来了一块粘鼠板，我拿着打开，粘鼠板上布满了粘胶，我用手碰了一下，黏黏的。“粘得住吗？老鼠那么聪明。”同事朝我“嘘”了一下，示意我不说话，她悄悄告诉我：“老鼠聪明得很，不能在这说要抓它，它听得懂。只要它上这个粘鼠板，一定能粘得住。”

第二天上班，我迫不及待地去看放置粘鼠板的地方，粘鼠板完好依旧，上面的饼干完好依旧，办公室没有任何一点异样。我失望地坐回办公

桌前，它一定是听到昨天我和同事的谈话，没敢造次，不然它不会受得了奥利奥饼干的诱惑。

出去了一会儿，当我再次回到办公室，眼睛却不经意间瞄到旁边的粘鼠板上，一团黑色的东西有点醒目。我定睛一看，呀，是老鼠，我居然真的抓住了它。我蹲下身去看清楚了，真是老鼠。应该是只半大的老鼠，比拳头略小，它的四只脚完全被粘胶粘住了，但身上的毛却干净顺滑。我看着她，它也转过头，两只圆溜溜黑黑的小眼睛目不转睛地看着我。

我看着她无助的样子，突然生出一些怜悯来。然而，老鼠是害虫，它传播疾病，糟蹋粮

食，被人看到人人喊打。我们人类能不能告诉它或者给它另一种生存方式让它们活下去？显然不能。自然之道，重在尊重与遵守。老鼠偷食，被我们抓住终结其生命，或被猫抓住吃掉，都是一种合理存在。

其实我并不太害怕老鼠。记得我上初三那会，每天晚上做作业到很晚。每当这时，我住的屋子顶上就会传来“唧唧唧唧”的声音，小脚跑动的声音。我知道那是老鼠，声音是从屋子顶上的小阁楼传来的，是老鼠们出来觅食了，他们在抢食或者是在嬉戏。听着这些声音，我不再臆想窗外的风声鹤唳、“鬼怪”纵横。这些声音，一直陪伴我度过那些夜深人静担惊受怕的日子。但老鼠终是老鼠，我无法向它表达感谢，我也不可能投食加以圈养。我仅愿它下辈子不再做老鼠，或投胎为一只猫或一只狗，成为世俗的宠物。

（作者单位：万盛经开区党工委宣传部）